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九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正月。乙酉。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竊照黃竹岐村民致斃夷人六命一案。經臣等將酌量辦理及審明餘犯議擬各緣由先後奏明在案。嗣咦酋德啶㖞時疊次來文。屢請設法保護將來如仍不護安全。即將夷目夷酋。於十二月十五日。撤回香港。並有討求賠補。及不納稅餉等語。一面查探在省夷商。實亦有將貨物搬赴上海。及搬回香港之事。臣等以民夷彼此不睦。斷難永久相安。隨督同委員黃恩彤暨各司道及紳士許祥光等。再四熟商。派委妥員。分投前往省河一帶

鄉村。均傳集紳耆人等。面加勸誨。令其約束子弟。凡遇有夷人安靜遊行。切勿毆打傷害。致啟釁端。又飭地方官作為手諭。開導愚民。並由省城紳士人等傳諭各鄉。務與夷人解釋嫌怨。勿得仍蹈前轍。均經刊刻刷印沿村散給。各該村民人等。頗知領悟。復以村民雖經勸諭。而夷人出外遊行。言語不通。舉動各別。仍難保不滋生他事。必有人跟同前往。陽為防範。暗加鈐束。方可不致他虞。隨飭南番二縣。派老成幹練差役十名。發交十三行附近之靖遠汛委員管帶。並飭通事派撥通曉夷言之人。輪流在汛聽候差遣。遇有夷人出外遊行。由該夷目通知該汛委員。每起酌

派通事一名。差役二名。跟同前往。仍飭該通事差役等。不得藉端需索滋擾。業經委員等與夷目議有規條。經臣等覈定。所議尚為周妥。又省城衆紳士。議與夷商公立條約。大致以夷人不得妄為生事。民人不得挾忿相仇。以為永久相安之計。通知𠑽酋。該酋亦以為然。現在尚未議定。其討求賠補及不納稅餉之說。業經臣等正言駁斥。近接𠑽酋來文大致漸形馴擾。現已遇十二月十五日之期。該夷目等並未撤回香港。其前將貨物搬往香港之夷商。間有仍將貨物搬回。夷情似已轉圜。地方民情。亦俱安帖。查探香港情形。亦安靜如常。堪以仰慰

聖鑒。

耆英徐廣縉又奏。本年四月內。𡗝嘯唎兵頭啦唎咡來粵。據稱隨後尚有夷酋嚧㖔來粵居住。當經臣等奏明在案。茲探得有𡗝嘯唎夷酋㘓嗒坐駕兵船一隻。於十二月初八日到口。隨據該夷酋遞到來文。內稱係奉國命。前來中國。綜理貿易事務。暫在黃浦住泊。欲來省一見並面遞文書等語。臣等查㘓嗒字音。與嚧㖔相近。自係啦唎咡所稱之嚧㖔無疑。當經訂於本月十四日。在城外公所接見。並派委督標中軍副將崑壽候補同知胥立愫。先往慰勞。屆期。臣等帶同委員黃恩彤趙長齡潘仕成等出城。在於公

所接晤。該酋情辭恭順。據稱蒙
大皇帝厚恩。兩國通商。伊國臣民。均極感激等語。臣等復用好言
撫慰。該酋遞封文書一件。臣等拆閱。係該國辦事夷酋噶
嘶致臣耆英文件。查其中語句。亦俱係恭順感激之詞。惟
文內有嚧旺到日。所言各事。祈為允信之語。臣當向詢問。
據該酋聲稱閩雲南湖北等省。尚有拏辦天主教。四川湖
北山東等省。並將該國傳教夷人凌辱。求知會各省欽遵
前奉
恩旨辦理等語。臣等答以傳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之處。
前奉
前奉到

諭旨。當即通行各省。一體欽遵查照。今雲南等省。尚在籌辦。其中或有別情。前據啦唎咡來文。已為備文咨查。至外國人不准擅入內地傳教。前定條約載明。四川等省。係屬照約辦理。以後務宜約束該夷人。勿再擅入內地傳教。以符條約而昭信守。該酋並無異議。亦無別項請求。隨經款以酒食。宣布

皇上恩德。該酋鼓舞懽忻。即於是日返回澳門。

耆英又奏。再前彿囒哂兵頭啦唎咡駛往朝鮮。欽奉

諭旨。向其查詢。接據該兵頭覆文。情詞詭譎。復經耆備文切實勸阻。又因該國夷人鐸德魏等。前赴海門川沙廳屬傳教講

書。復奉

諭旨。照會該兵頭諭令禁止。當經附片具奏聲明。俟接到覆文再行具奏在案。茲據該兵頭覆稱伊國有無鐸德魏在海門傳教。伊尚未知悉。俟再訪查。其在川沙地方傳教講書之夷人三名。並非咈囒哂人。緣伊國人向無散給書籍之事。又海中多有暗石險區。船隻艱於行駛。伊國特派兵船往來巡遊。一以經理貿易事務。一以增修地理洋圖。伊前次來文。亦未請與朝鮮諸國。增添往來。伊國人有至各國邊境者。但願各國以禮接待等語。而文內又牽及雲南湖北山東挐辦天主教之事。情詞頗為忿切。奴才伏查雲南等省

等辦天主教等事。現與新來夷酋嚧哐提及。該酋尚無異言。其前往川沙傳教之夷人。據稱並非咈嘯哂之人。應俟另行查明辦理。至駛往朝鮮一節。來文已改易前說。稱未請與諸國增添往來。以通商傳教。及該夷人三名被害諸事。該兵頭尚不堅執。惟據稱兵船經理貿易。增修洋圖且尚留所壞兩船什物在彼。恐難禁其不再駛往。但好為撫慰。亦不致輒起事端。應請

勅部咨覆朝鮮。以後如有咈夷兵船到境。姑暫以禮接待。一面由該

察看情形。遇有可勸阻之處。再行力為阻止。以仰副

皇上撫綏藩服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耆英等奏設法撫馭民夷。並咈囒哂夷酋到粵接見情形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黃竹岐民夷爭毆之事。在地方官及紳耆人等。固應將民人嚴行管束。而夷人恣意嬉遊。該酋若能約束禁止。何至動起釁端。況日久雜處。必不能保相安無事。該督等務將此意剴切曉諭。令其設法禁止。非貿易不得無故濫入民間田舍屋宇。使知馭下嚴明。亦為中國官民所稱贊。該酋果知領悟。方足消患未萌。豈不更為周妥。至咈酋所稱雲南湖北等省。尚在拏辦天主教。四川湖北山東等省。並將該國傳教夷人淩辱。求為知照各省。仍遵前旨辦理等語。已據該督等據理答覆。惟外國人不准擅入內地傳教。前定條

約。甚為明晰。今四川等省。係屬照約辦理。並無不合。該督等亦
須聲明前約。向該酋詳細開導。令其約束該國夷人。勿再擅入
內地傳教。以昭信守。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詢駛往朝鮮之夷人。
現據聲覆情形。並著該督等隨時體察。遇有可以勸阻之處。即
行阻止。酌量妥辦可也。

三月。己卯。兩江總督李星沅。江蘇巡撫陸建瀛奏。接據蘇
松太道咸齡稟稱。二月初四日。暎夷麥都思等三名。違約
至青浦縣地方散書。與看守糧船舵水爭毆。受有微傷。該
縣獲犯二名枷責。並將麥都思等送回上海。該領事阿利
國因獲犯無多。派撥夷目。坐小夷船。由大江來。臣李星沅

衙門控訴等情。臣等當即飭委署江蘇臬司倪良耀候補道吳健彰馳赴上海。分別查辦。並飛行沿江各營縣。嚴密防範。曉諭居民。毋庸驚慌。並委素諳夷務之京口右營遊擊陳柏齡署高資營都司張攀龍同鎮江府知府沈濂由長江迎赴下游。相機攔截。查係雙桅小船一隻。並無後繼之船。有該國繙譯官夏巴。能通漢語。即向詢問。知因麥都思等被毆。蘇松太道辦理遲緩。遵照章程。如無總理五口大臣之處。即赴省垣大憲處申訴。於二月十六日。從上海開行。先將船上大礮門封閉。礮位橫置船內。自副領事羅伯孫等。下至舵工水手。共五十餘人。沿途概禁登岸。不與

民人交接復經陳柏齡等告以省垣大憲已委司道前往查辦獲犯多名解赴上海此時案必完結即有呈件亦可代投令其即速回棹夏巴口稱係奉阿利國所委若不面見總督必被譴責況彼此久經和好此番孤船伸寃沿江礮隄官兵亦斷不肯轟擊堅欲前進相持竟日言貌甚恭因江路節節淺阻二十六日始抵附近省城之八字溝江面不能再進臣李星沅即於二十七日傳見據投申陳一件覈與陳柏齡等所禀相符面詢該譯官夏巴惟懇另委藩司大員前赴上海會同臬司查辦別無他求適臣李星沅接到臣陸建瀛來信知署臬司倪良燿行抵上海後將

滋事水手拏獲。就近詢辦。該領事阿利國已無異言。海運米船亦均暢行無阻。當向夏巴等剴切曉諭。夏巴等口雖感頌。仍以未得阿利國行知為詞。且稱赴省申訴。原非得已。必委官職大於道員者。乃不枉此跋涉。因查蘇松太道咸齡辦理此事。原欠緊速。有無措置失當。以致遠來申陳。自應暫行撤任。飭委江甯藩司傅繩勳再往確查。並訪有請假在籍直隸候補道陳之驥。曾任浙江甯紹台道。練習夷情。亦即派令前往。會同署臬司倪良燿詳慎體察。務期日久相安。一面給予回文。賞以食物。該酋等均各欣服。仍派遊擊陳柏齡等。即速押護出江。

李星沅密奏。英夷此來控訴。船小力單。江路袤延。原不難扼要阻遏。但既藉稱條約。儻必勉强止之。恐彼得以有詞。轉生枝節。故即坦然示以不疑。惟密飭遊擊陳柏齡等。以導領為由。沿路引之入淺。使彼節節阻滯。所涉之處。必有柴草船停泊。以為疑兵。其沿江礮隄官兵。並不戎裝排列。各守各地。若見若隱。該夷頗有戒心。時以江路難行為言。或可潛消妄念。至該夷所請。除飭委大員查辦之外。別無要求。臣李星沅因有臬司在彼審辦完結。未准所請。該夷總以未接阿利國明文為詞。且稱臬司現係道員署理。再三瀆懇。由江寧另派大於道員者。前往會查。窺其底蘊。不

過意在好勝希圖加以顏色然以藩司出省遽爾准行又恐視為容易不能不鄭重出之以絕其倖謹附片密陳

硃批甚是

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奏夷目來省控訴現委藩司道員馳往覆查一摺覽奏均悉華夷接壤地方立有一定界址儻有違約私行必致鬭毆以啟爭端不可不防其漸該督現已飭委藩司等前往會同該署臬司查辦著李星沅等即先行飭令該藩司等覆加詳慎體察情形迅速查辦及早完結免生枝節總期持平妥協日久相安至耆英係總辦夷務之員五口通商事務均應管理本應前赴上海查勘現在雖有細微波折亦須前往指

示機宜。著無論行抵何處。接奉此旨。即改道馳赴江蘇。就近查看大局。如李星沅等辦理未竣。即著耆英會同酌商。務得其平。勿留嫌隙。陸建瀛所屬各海口。儻該夷酋陳訴等情。即著飛速知會耆英李星沅。以憑覈辦。至舊定界址不准違約私行。該夷等或有未盡知悉之處。著耆英致信廣東。令該夷酋廣爲申明約束。勿令該夷人再有越界散行。致啟爭鬭之事。耆英所用文移等件。准其鈐用兩江總督關防。

甲申。江蘇巡撫陸建瀛奏。竊臣起程前赴上海。行抵野雞墩地方。密加查訪。麥都思係暎夷傳教之人。六吉係暎夷行醫之人。均屬該夷所推重。時常私往附近廳縣遊行。或

與民人口角齟齬。回滬時輒諱匿不言。恐人知覺無顏。此次在青浦互毆。經青浦縣查知護送回滬。該夷等再三攔阻。慮為衆夷所知。是以一到即結。咸道以為夷情恭順。越日。致書麥都思等。問其傷痕曾否平復。該夷愛羞成怒。以致領事阿利國遂謂該道不為嚴辦闘案。轉生輕侮。並欲阻止米船。遣人赴督臣衙門控訴。迨署臬司倪良燿督拏各犯。解滬審辦。候補道吳健彰又復明白開導。該夷目已極輸服。委無另有起釁別故。惟該夷遣人赴督臣控訴之船內有通事夏巳甚屬狡黠。恐其不即轉帆。已飭候補道吳健彰諭知阿利國。令作夷字信緘。由臣飛寄督臣。轉交

夏已開看。俾免逗留。

硃批。知道了。

己丑。兩江總督李星沅江蘇巡撫陸建瀛奏。據沿江營縣稟報夷目羅伯孫船隻。於三月初一日。駛過六合縣之通江集。已於三月初三日。駛過江陰縣江面。下游即係大海。沿途並未登岸。晚泊江心。亦無居民船隻與之交接。並據署蘇松糧道桂超萬等稟報。海運米船。截至二月杪。業已掃數兑竣開行。毫無阻滯。洵足仰慰

聖懷。臣等伏查先定嘆夷善後條約。載有將來

大皇帝有

新恩施及各國。准噗人一體均霑之語。後定咈夷通商章程。又有

各口領事官儻有不平。申訴省垣大憲之語。該夷即藉此

為辭。知內地遽難向阻。至以鬬毆細故。來省控訴。若不設

法禁止。後此動輒踵行。出入自便。非獨無此政體。且易駭

人聽聞。臣等現擬咨會

欽差大臣署理兩廣督臣徐廣縉。照會各該國公使。通行各口領

事夷目。嗣後如有不平之事。並無總理五口大臣。應申訴

省垣大吏。即由該領事備具申陳。封交地方官。或由行商

代為遞送。聽候批辦。無庸夷目前來。至夷人原定條約。各

就地方民情地勢。議定界址。本不准任意逾越上海口岸。

經前任蘇松太道宮慕久與英夷噧噥酋及領事巴富爾再三要約以早出晚歸不准在外過夜為斷青浦並非一日可以往還之地麥都思等潛往散書該舵水人等並不將其拏交地方官送還夷目處治擅自毆傷均屬違約臣等亦擬查照定章飭令該道曉諭居民一體遵照以免別滋

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李星沅陸建瀛奏夷船業已出江入海沿途並未登岸一摺覽奏均悉現計耆英將抵江蘇應如何照約開導杜絕違約私入內地之處著即會同李星沅陸建瀛一面體察情形妥籌具奏一面飛咨徐廣縉曉諭夷民相安無事至所

稱上海口岸。本與噫德哼再三要約。以早出晚歸。不准在外過夜為斷。所約本屬明白曉暢。以後該夷等如復不遵條例者英亦應豫為勸諭。居時似此違約私行。致有爭鬬。勿議我國置之不理。該地方官於事過之後。剴切曉諭居民。設遇夷人。何足計較。勿得擅自毆傷。致啓他釁。至耆英遵旨前赴上海。果否不致啓該夷驕恣妄求之心。不能遙度。著該督察看情形。自行斟酌。

辛丑。兩江總督李星沅奏。三月初三日。准撫臣遞到阿利國致羅伯孫等夷書一封。當因羅伯孫等船隻早已開行。無從付給。即封給藩司傅繩勛轉送代理蘇松太道吳健彰發還。至傅繩勛等。因沿途適遇陰雨難行。至三月初十

日。始抵上海。現在如何查辦。雖未接據稟報。連得撫臣及
上海各屬函稟。僉稱該夷羅伯孫等於三月初五日。回至
上海。面見代理蘇松太道吳健彰。情詞甚為悅服。民商亦
均相安。似可無事。
硃批。知道了。
四月。壬子。兩江總督李星沅奏。藩司傅繩勛等。行抵上海。
接見該夷領事阿利國等。據稱犯已拏獲。惟尚有被搶時
辰表等物。籲請訊實嚴辦。以儆將來。別無他求。該藩司等
當以所指各物。若止於鬬毆時遺失。不得以搶奪論。若果
因鬬毆而搶奪。計贓已在徒罪以上。即應照例審勘。聽候

督撫覆定。未便在外議結。向其明白開導。該夷亦即請將各犯帶回訊辦。但求審定罪名。行知蘇松太道。就近照會。以副和好。現經該藩司等帶犯回省。由署臬司倪良燿訊明。妥速詳辦。當不致另生枝節。

硃批。知道了。

乙卯。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黃竹岐地方。毘近省河。距十三行不遠。夷人往來河面因而上岸遊眺。事所時有。惟向不走近村前。故各相安無事。此次麥剢地等。攜帶火鎗。走近村前打雀。以致居民驚擾。互有殺傷。粵省民情。總因二十一年春間。夷人滋事。三元里地方。

受其荼毒。數年以來。懷恨未釋。而於英咭唎夷人。仇恨尤深。是以將該夷人六命。盡行慘殺。現經臣等疊次設法勸諭。復又設立章程。派撥通事差役。交靖遠汛委員管帶。遇有夷人出外遊行。先期通知委員。酌派跟同行走。遇有事端。隨時排解。並嚴禁夷人。不准闖入村內。以後似可漸期相安。至近日夷情。探聞香港貿易如常。舊兵頭戴咆哱將次回國。新兵頭嗼噉嘿業已到港。其人聞尚安靜。並聞夷酋德庇時亦有更換信息。尚未知果否的確。近屢接該酋等來文。祗求將黃竹岐案內定罪餘犯。速為辦結。餘尚無別項請求。當不致另生枝節。堪以仰慰

聖鑒。

硃批。知道了。

癸亥。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兩江總督李星沅江蘇巡撫陸建瀛奏。上海地方。通商以來。本尚安靜。夷目阿利國雖不及前目巴富爾之明白。而以理勸導。亦頗折服。惟充當繙譯之夏巴。屢欲挑唆生釁。均經蘇松太道咸齡。及各該地方官剛柔並用。設法開導。幸而無事。即該夷違約遠行。致被我民毆逐。已非一次。該夷既慮我民與之為難。又畏其公使責以違約。每多隱忍不言。現在麥都思等。在青浦縣地方。

與看守糧船之水手爭毆一案。該夷明知糧船水手。與居民氣類各殊。且已奏明遣散。所留看船舵水。散布各縣。為數不多。無足介意。並可挾制地方官。為阻撓海運米船之計。乃天奪其魄。夏巴來省揑訴。阻風擱淺。行程不能迅速。臣李星沅臣陸建瀛於得信後。飛飭署臬司倪良燿等星夜馳往。會同該道咸齡。設法訪獲水手王名付等十名。當堂枷責。向阿利國妥為勸諭。該夷目俯首無辭。海運米船開行無誤。迨夏巴回至上海。則已技無可施。惟以麥都思等被搶失物為詞。获執不服。屢訊王名付等。實係因鬬毆而搶奪。尚非虛誣。已照律將為首之王名付擬流。為從之

倪萬年擬徒。由臣李星沅咨部完結。該夷及各水手亦已無可置喙。不致再留嫌隙。蘇松太道咸齡署青浦縣知縣金鎔辦理均無不善。應請免其置議。至該夷以鬬毆細故。藉口前有條約。赴省控訴。任意乖執。勢將接踵效尤。自應以杜其入江之念為第一要義。但該夷性極狡譎。若明言不准入江。彼必以為我之所忌在此。動輒闌入。威制不可。理喻不能。終鮮善全之策。臣等公同籌議。查原定咈囒哂通商條約內。儻有不平之事。該領事官徑赴總理五口大臣處控訴。如無總理五口大臣。即申訴省垣大憲一條。條

因

欽差大臣。並非常設之官。各該夷遇有事件。無可控訴而設。現在

欽差大臣關防。係兩廣總督兼管。仍有總理五口大臣。該夷遇有控訴事件。應令遵照原定條約。赴總理五口大臣處申訴。不准前赴各處省垣控告。庶可折其桀驁。杜遏將來。其上海口岸。前經嘆夷德酋會同前任蘇松太道宮慕久議定該夷行走之地。以一日往還為斷。前夷目巴富爾照會蘇松太道文內。亦有准其雇買船隻轎馬。水陸往來。均不得在外過夜之語。今青浦縣離上海九十里。來回一百八十里。窮日之力。斷難往返。該夷違約遠行。地方官公事繁多。安能照料周徧。應遵

旨豫為勸諭。以免再滋釁端。惟該夷公使。業已更換。新到之酋。臣耆英尚未謀面。未便貿然照會。若親赴上海面加曉諭。則該夷一經赴省控訴。即有總理五口大臣親臨查辦。誠如

訓諭。恐啟其驕恣妄求。現將大局籌定。函商臣陸建瀛。意見亦復相同。此外別無應行赴蘇查辦之事。臣耆英業以順道查知為由。將原定條約剴切申明。札知阿利國遵照。並會同密致署兩廣督臣徐廣縉。督飭六品頂戴委員黃恩彤運司趙長齡照會該國公使。妥為辦理。以仰副

皇上訓誡諄諄之至意。

五月。乙酉。署理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徐廣縉奏。臣前赴虎

門查看礮臺。正在起行間。接准㖆啇呅翰照會。定期求見。當即照覆。約定二十六日。在虎門寨城提臣公署接見。是日該啇等十餘人前來。犒以筵宴。查呅翰人尚平靜。詞色之間。亦頗為馴擾。據稱該啇等遠涉重洋而來。易貨通商。全賴

大皇帝推恩保護。臣當即宣布

天朝德意。中外一家。斷不稍存歧視。惟當遵守條約。各輯商民。自可彼此相安。永保和好。貿易亦可日見興旺。該啇等聞之。頗為欣感。後稱伊等現坐小火輪船進口。尚有大船一隻。寄碇沙角外洋。可否到其船上一看。當告以禮尚往來。

正擬往答。即率同隨帶委員鹽運使趙長齡候補知府銅麟。臣標中軍副將昆壽並會同提臣賴恩爵。與之同舟駛往外洋。登其大船。該酋等亦陳設酒筵。殷殷款勸。並無要求等情。旋派小火輪船駛回虎門。其船製作精巧。無論順水逆流。皆可破浪而行。瞬息之間。往返已六十餘里。細察其意。特藉此以覘有無疑忌。今見以禮相待。處之坦然。不覺反側潛消。內有啲吐啦能作華言。素稱狡黠。屢陳從前照會措詞。每多失當。皆由前兵頭德酋所為。伊本係其屬下。礙難力阻。大約因吠喻人素安分。不能播弄是非。且其國中連年貿易缺本。無力滋擾。是以故示恭順。將從前驕

縱之行。盡歸咎於德酋。以自文其奸。然夷情難測。甘言可畏。臣惟有處以公平。示以限制。無事則固結民心。有事則激揚士氣。以修内為捍外。庶幾稍慰

聖主安民撫夷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又奏。接准湖廣督臣裕泰等來咨。並委員護解西洋傳教夷人多肋一名到粵。據委員稟報該夷人沿途患病等情。當經臣等委員提驗。該夷人多肋病勢甚重。訊據供稱係西洋意大理國人。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伊潛赴湖北省城。尚未傳教。即被拏獲等供。覈與來咨大畧相同

查意大理國並無夷目在粵。前湖北省解到該國夷人李若瑟等。係由咪唎堅夷酋伯駕領去。茲多肋亦係該國夷人。自應查照辦理。當將該夷人交給咪酋伯駕認領。旋據報該夷即於次日病故。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七月。癸未。兩江總督李星沅奏。據代理蘇松太道吳健彰等先後禀報。六月初七日。有嘆咭唎火輪船一隻。駛至上海。稱係該國新到公使船隻。即據領事阿利國。帶同該公使吱咹副領事官嚽呢並繙譯官一名。前來道署。詢悉五月二十日。由廣東香港至廈門寗波一路。查看五口貿易

情形。並稱該商等在上海生理。深蒙保護。特來拜謝等語。情
詞極為恭順。體察亦無他意。即於初九日。仍坐原船出口。
駛赴浙江洋面而去。居民皆不驚疑等情。復查兩廣督臣
徐廣縉先後函稱。該國新換公使。係名吱喻。曾在虎門
接見。近復接准照會。將赴通商各口察看等語。今來上海
公使係名吱咹。似由字音傳說之訛。

硃批。知道了。

署兩廣總督徐廣縉粵海關監督基溥奏。竊查粵海關徵
收夷稅。出口進口貨物。向以茶葉湖絲洋布大泥羽緞為
大宗。每年五六月間稅課。多則收至六七十萬兩。少亦收

至五十餘萬兩。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季開徵起。至五月二十五日止。五箇月收銀三十二萬九千六百餘兩。比較上年已短收銀二十二萬三千六百餘兩。臣等因將出口進口各貨物。與上年逐加覈計。即如本年茶葉一項。竟少至八百餘萬斤。復將上年結算五月進口夷船。與本年進口夷船數目報單。一併細數。覈上年進口一百餘隻。本年進口夷船。止七十餘隻。比較上年。實短進口船四十餘隻。且所報進口。大半棉花檀香等類粗貨。竊以該夷遠涉重洋。專為貿易。若非另有別情。何至商船頓見稀少。當即加意查察。併密派妥員。各處採訪。緣該夷自五口通

商以後。進口貨物較多。日久漸形壅滯。各國夷商。因之折本者甚多。現在內地洋貨。時價不及前二三年之半。此本人所共見。至出口貨物。其茶葉一項。每年五六月間。新茶販運到粵。該夷俱爭買恐後。今新茶早有運到者。貯棧半月之久。該夷並不議買。詢其情由。據稱尚待該國之信。此亦人所共聞。因思茶葉為該夷必需之物。何至觀望遲延。買辦未能踴躍。則所傳夷商折本之語。似非無因。又聞嘆夷現與咈㘓哂搆釁。各存戒心。幾有不暇顧及貿易之勢。復恐傳聞或有未實。特將其折本情形。及搆釁之事。細訪之素與夷商交易之華商。所言大約相同。惟查歷年徵收

各國稅數。內暎咭唎居四分之三。以此權之。雖秋冬旺月。難保其必有起色。現在每日錢糧。不過一二千兩。至於數百兩。實為日見短絀。臣等伏思內地偷漏走私。尚可設法巡察。外夷來源不旺。實屬無可招徠。覩此情形。萬分焦急。惟有會同相機籌辦。以恤商為通商。或冀以贏補絀。

硃批。知道了。

八月。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徐廣縉奏。暎夷現與咈囒哂搆釁。各存戒心等語。該夷等究係因何啟釁。傳聞果否的確。現在情形如何。又所稱粵海關收稅日形短絀。因進口貨物較多。漸形壅滯。夷商

又多折本。並因該夷等搆釁。無暇兼顧貿易等語。關稅歲有定額。何以忽形短絀。所謂以恤商為通商。冀可以贏補絀。意果安在。至前此暎夷求進廣州城。經耆英與該酋以二年後為約。來春計已屆期。現在耆英業已留京供職。該酋亦更換吱噸。與從前情形不同。該督現膺重寄。此事諒必朝夕在念。斷無先期往問。無故示弱之理。惟吱噸力改前轍。議論之下。如果畏粵民強悍。不敢深入。該酋必以不入城滋擾為見好之地。以上各情節。務即詳晰具奏。

乙巳。駐藏大臣穆騰額奏。據派往堆噶爾本訪查暎夷有無夷目前來定界之噶布倫諾依金彭錯稟稱該噶布倫

及隨從辦事番目等。已於五月初十日。行抵堆噶爾本地方。將各處邊界。細心訪查。俱屬安靜。實無新聞事件。且該處地方。於本年四月二十間。大雪封山。向來覺木朗庫魯等處貿易番民。俱未能前來。該噶布倫仍在彼住。俟雪化後。有該處貿易之人。再為密行探訪。隨時稟報等情。具稟前來。努當即密飭該噶布倫留心訪查。不可稍涉大意。

硃批。覽。

辛酉。兩江總督李星沅。江蘇巡撫陸建瀛奏。竊據代理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七月初一日。浦江駛到哦囉嘶國商船一隻。由暎夷領事阿利國。轉送該船主李噸北稟開。該

國極東亞美理駕西北地方。設有公司。專管皮貨。今派撥
船主。裝至上海銷賣。祈准驗卸等情。查係狐皮趐𧀬。並
無違禁貨物。應否准其一體貿易。稟請覈辦前來。臣等
查俄羅嘶國向在北地陸路通商。不比西洋各國。航海貿
易。上海非該國應到之地。覈與定例不符。所請難以准行。
批飭該道明白開導。諭令及早回帆。船貨無庸驗卸。旋據
該道稟稱該船主以船遇颶風。修艌需須時日。仍乞驗卸
貨物。可否請
旨遵行。又經臣等批飭事關通商大局。應俱率由舊章。未敢據情
入奏。仍飭妥為勸諭。上緊回帆。無再覬望。並飭密諭嘆夷

領事阿利國上海通商。西洋國已不少。若再令哦囉嘶攙越貿易。甚非該國所宜。應即隨同開導。茲據該道覆稱阿利國函送該船主稟開。已擬放出港口。由即日起限二十天。修船已畢。起碇駛回。斷不有誤。發還船牌貨單人名單三張。俱已收回等情。臣等復查該船舵水人等。共二十八名。有礮六門。計貨二百餘噸。值錢二萬餘千。似不過希圖貿易。然既違定例。即斷難准行。且安知非故為嘗試夷情叵測。不可不為豫防。故於稟求請

旨。當即正言拒絕。使之無所覬覦。以杜後患。既據立限出口。情願原船駛回。即批飭該道於該船起碇時。賞給食物。並派水

師將官。隨同防護。送出江蘇洋面。以示懷柔。仍將該船出

口日期。飛速具稟。另行奏報。

硃批。所辦甚是。可嘉之至。

九月。庚辰。兩江總督李星沅。江蘇巡撫陸建瀛。奏。竊照哦囉嘶夷商李嚬北。裝載狐皮麪粉等貨。至上海地方。懇求驗卸。當經臣等將批飭開導。及該夷遵奉出口緣由。先行具奏。一面札行蘇松太道。督飭該管營縣。妥慎防護。毋許登岸。並禁止民船駛近夷船。私行交易。查明來踪去跡。稟覆查辦。茲據該道麟桂等稟稱。該夷船於出口後。趕緊修艌。並未登岸。亦無奸民勾串往來。隨經問明行期。賞給羊

酒食物。該夷深為感悅。已於八月十三日。乘風起碇。望東南大洋而去。當即知會蘇松鎮總兵。派撥兵船。押護出境。第恐該夷船行駛迅速。兵船趕護不及。無從交替鄰省。該道等復向嘆咭唎咪唎嘡咈嘶哂各夷。詳加訊問。僉稱哦囉嘶邊界。與西洋各國接壤。彼此互市多年。李嘶北商船。係由哦囉嘶泛海而來。止求通市。並無別故。其起碇之際。聲言仍回本國。各該夷亦皆稔知等情。臣等伏查哦囉嘶為北地陸路通商之國。今復航海而來。誠恐別有隱情。密加採訪。始知該國邊界。與西洋各國毘連。船隻亦復相做。覈與蘇松太道所稟無異。其為來自西洋。似無可疑。先經

稟求貿易。該道等遵照批飭明白曉諭。亦即俯首無詞。具限出口。茲將原船起碇。望東南大洋駛去。情形尚為馴順。惟該商船既至上海。難保不往沿海各省。希圖卸貨。除飛咨浙江福建廣東。一律查探外。所有該夷船放洋駛去日期。謹合詞恭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奏哦囉嘶商船一隻。已由吳淞口放洋駛去一摺。哦囉嘶夷商。前經船載貨物。至上海地方。懇求驗卸銷售。該督等以該夷係北地陸路通商之國。上海非所應到。批飭開導。諭令回帆。該夷即遵奉出口。立限修船。茲經該地方官等問明行期。賞給羊酒食物。該夷感悅。聲稱仍回本國。即將

原船起碇。望東南大洋駛去。情形尚為馴順。惟該夷商船既至上海。難保不往沿海各省。希圖卸貨求售。著各該督撫等密為探訪。儻該夷商船駛至該海疆地面。有載貨求售情事。即著照李星沅等設法開導。告以中國向有貿易一定章程。礙難另創新例。致有枝節。即勸諭飭令回帆。毋任久留致滋覬覦。原摺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十月。壬寅。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五月十二及二十等日。先後接據嘆咭唎嚩照會。來詢二十九年二月進城一事。當經剴切駁斥。曉以廣東百姓。不許該夷進城。通國皆知。且該夷遠

涉重洋。原圖通商貿易。豈為進城而來。即前督臣耆英許其進城。必以二年為期。亦明知進城必不相安。姑為一時權宜之計。作事先順輿情。中外一理。衆怒難犯。獨欲難成。該酋亦當揆情量力。無煩再為辯論。三月以來。總未接其照覆。密加偵探。聞該夷目等私相聚議。以前本許其進城。今又決計不准。無可如何。止好赴天津呈訴等情。亦特係傳聞之詞。並未准該酋備文照會。溯查舊案。二十五年。為還舟山。二十六年。為西藏定界。皆以赴天津呈訴為詞。虛聲恫喝。妄圖要挾。旋即寂然。今殆故智復萌。惟尚隱而未發。查香港夷兵本止一千二百五十名。今夏因疫病斃者

二百餘名。現在共存兵不過千人。尚須防守巢穴。即欲輕舟違出。恐亦顧此失彼。總之廣東民情剽悍。迥殊他省。不許外夷進城。婦孺同聲。若含糊答應。臨時別生枝節。不但有乖守土之義。抑且大非柔遠之經。臣等身膺重寄。惟有靜以制動。保護商民。庶期乂安中外。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等奏接據咉酋呅翰照會。來詢進城一事。當經剴切駁斥等語。此事前經耆英許以二年為期。諒係一時權宜之計。今該夷備文切詢。經該督等照覆。令其揆情量力。無煩再為辯論。復稱聞該夷目等私相聚議。有欲赴天津呈訴之說。夷情狡譎。屢為恫喝之詞。該督等惟當諭以天朝外則禮重

懷柔內則允孚輿論。入城之舉。雖非驟擾無如粵民剽悍一聞
英夷進城之議。無不切齒同仇。即如上年黃竹岐一案。僅止夷
目數人。登岸遊嬉。即被毆斃。天朝辦理庶務。一秉大公。即時審
擬兇犯抵罪。今以省城人民之衆。儻該夷等貿然入城百姓衆
怒沸騰。羣肆攻擊。官亦無從鈐束。即令事後查拏懲辦。而該夷
之被創受辱。實覺無味。況該夷遠涉重洋。本為通商易貨。並非
為進城而來。今已照常和睦。若必因從前曾有此議。欲實其言。
未免拘執召侮。該夷自思。當亦無以自解。如此委曲婉轉反覆
開導。俾該夷曉然於有害無利有損無益之故。諒必廢然而返。
不復爭執前說。該夷素喜誇張。但恐心內早已寢念。而一時未

必遂肯聽從。該督等總須將利害剖析詳明。令其有轉圜之方。而無藉口激怒之態。確鑿定議。方為妥善。經此曉諭之後。偵探情形若何。並將如何定局之處。隨時具奏。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自五口通商以來。各省大吏撫馭得宜。尚屬安靜惟華夷雜處。良莠不齊。吳淞為腹地門戶。客貨夷船向稱繁盛。開設行店。及往來說合貿易之人。若不嚴行查察。必有遊匪巨蠹。溷跡為奸。或受夷人賄囑。刺探事情。即如廣東省以捐納知府之民人麥慶培。竟無恥為夷人之耳目。以此類推。則凡微員武弁。更難保無見利忘義之事。不可不加意查察。該督撫接奉

此旨。著密派精細曉事大員。於民夷聚集之地。留心訪察。如有通夷主唆。行蹤詭秘者。即行懲辦。尤渤統轄營伍。更宜詳察官兵。儻有勾串。設法拏辦。惟此弊禁其在我。於人無尤。不得另啓邊釁。即官民亂法。亦須確有憑據。方可伸法。儻紛紛誣訐。則大失朕思患豫防之本意矣。慎之。將此各密諭知之。

又

諭。𠸄夷自受撫以來。五口通商。尚屬相安於無事。本年夷酋吱翰赴各口查看貿易。並不上岸亦不赴各署請謁。是其恭順之情可期日久相安。惟念夷情反覆。固由犬羊性成。亦由不肖之徒從中唆聳。各口為商賈輻輳之地。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儻有匪

徒肆其詭譎。勾串夷人。播弄是非。彼不過藉此漁利。而夷人受
其愚弄。頓起波瀾。是即漢奸之尤。實堪痛恨。昨已降旨將滋事
之廣東捐納知府麥慶培。解交刑部。因思閩浙民情浮動。奸匪
尤易滋擾。廈門各口。人烟稠密。更易藏奸。愚民圖利。已屬可恨。
若官吏弁兵。無恥藐法。尚可姑容耶。該督撫等接奉此旨。即遴
委幹員。赴各商屯聚之所。暗加訪察。如查有狡黠之尤者。先行
拏辦。總須有據。即非妄拏無辜。兼可免誣攀之事。切不必與該
夷計較。致令藉口生釁。至水陸營伍。係該提督等所統轄。責無
旁貸。若不思患豫防。日後緊要隘口。兵弁等盡皆賣放。尚可問
乎。朕思深慮遠。既喜華夷之相安。不欲另生枝節。而又不能不

居安思危。故特諭該督等知之也。慎之慎之。將此各密諭知之

癸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七月二十六日。接到新到咪酋德喴壮照會。約期求見。當經照覆。訂於八月二十四日在省河白鵝潭仁僅棧房接見。是日該酋因在大洋阻風未到。二十五日到省。求於二十六日相見。當即駁飭。曉以訂期會晤。俱用公文相約。何以早不前來。直至本日。始以阻風為詞。實屬有心違約。現值公務殷繁。無暇出會。稍挫其驕縱之氣。該酋復備文謝過。縷陳洋面風色無定。實因為天所阻。並非有心違約。再四懇求。竊思馭夷之道。不外羈縻。今既謝過自悔。不值與之較量。遂約

定九月初十日。仍在原處接見。臣等於是日率同兼署鹽運使督糧道栢貴廣州府知府易棠委署高州府知府銅麟臣標中軍副將崑壽前往。該酋帶領夷目十餘人偕來。據稱夷人冒涉重洋。易貨通商。全賴

大皇帝推恩保護。臣等傳諭

天朝懷柔之意。中外一家。但須各輯商民。勿稍偏袒。自可彼此相安。貿易亦漸臻興旺。該酋等聞之。同聲欣感。犒以酒食。察其詞色。頗為馴擾。伏查咪唎㗊素稱恭順。㦘嚈吐人尚安靜。現既毫無要求。以後似不至妄生枝節。

硃批。知道了。

十二月。己酉。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竊臣

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據徐廣縉等奏。審擬在籍已革知府麥慶培唆聳生事一摺。又密奏麥慶培即漢奸之最著者。平日專探各署動靜。潛洩省中虛實。必應投畀遠方等語。已有旨令將麥慶培鎖拏解交刑部矣。因思夷人屢肆刁難。固由其性本狡執。然非有漢奸為之暗通消息。百計挑唆。亦何至層波疊浪。嘵瀆不休。今麥慶培既已因案懲辦。似此亂法營私者。尚復不少。粵東為諸夷聚集之地。年來照常貿易。漸次相安。若任聽奸徒勾結播弄。勢將另生枝節。於夷務大有關繫。況既挂名仕籍。無論微員末弁。亦豈

可偵探公事之虛實。暗地勾通。利之所在。趨之若鶩。實堪痛恨著徐廣縉葉名琛密委幹員。各就夷商屯聚之處。留意暗訪。即如福建江西兩省寄籍客民。實繁有徒。或徽員遊客。不知自愛。在所不免。儻查有通夷主唆。行蹤詭秘者。立即設法拏辦。毋稍姑息。至於賴恩爵祥麟專管營伍。如有官兵圖利潛通該夷。亦著訪拏懲辦。淨絕根株。惟此事原係自固藩籬。暗祛積蠹。與該夷毫無干涉。但須思患豫防。不得藉啟他釁。徐廣縉等或係封疆大吏。或為干城心腹。豈有不知事之輕重。尚煩諄諄訓諭耶。慎之。將此各密諭知之。欽此。遵查廣東為諸夷聚集之地。客民土著。向賴通商貿易以求衣食者。實繁有徒。其始不過謀

利營生。繼則因專利之故。暗通外夷。挾制官長。以遂其把持壟斷之私。其中為鬼為蜮者。多係舊日洋商行店中散出之人。本與該夷素相熟悉。究其營謀實據。皆在夷人處所。行蹤最為詭秘。查拏頗難着手。麥慶培特因稔惡既久。挺身咬嚷。自投網羅。業已從重擬發新疆。本年夏間。復訪聞有捐職銜千總籍隸浙江之應惠淓。向在夷人處專教華言。貪其微利。甘為指使。因事無證據。驟予嚴懲。不足以折服其心。正在設法查辦間。適因另案究出。該犯有售賣捐職執照情事。比例止應擬流。恐其到配潛逃。復回勾結。從重擬遣。業由臣葉名琛審擬具題在案。此又借案暗辦

者也竊以廣東華夷雜處最易藏奸思患豫防雖所以自
固藩籬而牽涉既多猜嫌易起奉行稍有不善即枝節因
此而生弊未去而釁易萌恐負
聖主慎重邊防之至意臣等惟有分飭文武添委幹員不動聲色
嚴密訪查或明執確據以發其奸或暗借他端以袪其蠹
縱不能盡絕根株而懲一儆百庶不逞之徒不敢明
目張膽肆行無忌奸匪日就斂戢斯民夷不起波瀾至水
師提臣賴恩爵署陸路提臣祥麟均係專管營伍如有弁
兵圖利潛通該夷必應慎密拏辦以遏屬階當即恭錄
諭旨知照欽遵辦理務將所轄各營逐一周查不得以左右弁兵

並無勾通。稍涉疎漏。由該提臣等查明自行覆奏。仍由臣
等隨時隨處。明查暗訪。以期周備。
硃批。隨時遇事。妥行辦理。慎密為之。
乙卯。閩浙總督劉韻珂奏。據藩司陳慶偕詳稱。道光二十八
年。十月十九日。准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開。竊查該
國自佛囒哂㖹咭唎兩國夷人。逗留以來。待之以仁。接之
以禮。內佛夷啞喋嚧德一名。於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病故。業經擇地營葬。立石表識。旋於七月二十八日。有佛
夷船一隻到來。詢係佛囒哂夷酋坐船。通船共有四百餘
名。隨送給牛雞菜米等件。求將伯多祿帶回。該夷酋即於

二十九日。將伯多祿默然援取開船而去。此誠

皇上德威所被。舉國感激無涯。至噗夷珀德吟不肯聽勸。附搭咈

船歸去。與其妻子併通事劉友于共五名仍舊逗留。屢致

騷擾。未知何日回去。除俟回國時另具表疏一同謝

恩外。茲值進貢之便。合先咨請轉詳督撫查辦等情。由司具詳前

來。查咈囒哂夷酋謝哂吼。始則强令嘅囒咖助粵五思旦

等。僑寓琉球。繼復易伯多祿啞嘷德等。在彼居住。雖該夷

先後托詞。止係結好通商。並無別意。而其戀戀不捨。未必

非心存覬覦。迨蒙

皇上優䘏外藩。一經降

旨勅交

欽差大臣。明白曉諭。該夷酋即將留住夷人。並照原約年限。前往

撤回。仰見

聲教所敷。豚魚可格。至嘆夷留住琉球之伯德呤及所帶之眷口

通事人等。雖尚未經回國。但夷類聲氣相通。咈酋既將留

住夷人。遵

旨撤回。嘆夷當不致獨生異議。久住逗留。臣等現已照錄琉球國

王世子來文。密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查照原案。就近向嘆酋呅翰相機開

導。催令將伯德呤等迅速撤去。以免驚擾而示懷柔

硃批。知道了。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正月。甲午。兩廣總督徐廣縉奏。香港嘆夷近來情形。不時差人偵探。十一月半後。有帶信之火輪船駛到香港。言該夷地方頻年貿易缺本。虧折三萬萬有零。支用不給。現須裁減兵餉。並據新聞紙內。載夷兵每名按月須領洋銀八元。今止發六元。旋於二十日。後駛到兵船一隻。約載兵七百餘名。臣等竊以該夷現因缺費裁餉。何以忽又添兵。復加探訪。知該夷因在外洋爭占海口。與嚤嘈國打仗。為其所敗。此船即往彼處救援之兵。特因明年二月之期將居。藉此張大其勢。希圖要挾。溯查二十

四年。花旗為定條約。咈蘭哂為議行天主教皆帶有兵船。是夷情素好矜張。動輒倚仗兵船有挾而來。乃其慣技。惟閩謀雖已常通。而防範不容稍懈。已密飭內河外海各礮臺。一體嚴備。固不可先開釁端。俾得藉口。尤不得漫無防禦。猝為所乘。並由臣等督同司道。分飭營縣。嚴查土匪以免乘機煽惑。搖動人心。伏查該夷栽餉既見明文。其勢難兼顧。並有確據。自當力求實惠。何尚務進城之虛名。損有利之貿易。大約藉此為由。另有要求。未必非故智復萌。乙開煙禁。抑或因前定之稅則。妄生異議。均未可知。夫馭夷之道。不外羈縻。即如廣西平南縣出產土桂皮。夷人買此

物者甚多。向係聽商販運。並未請領牌照。自前關臣文豐會同前督臣耆英始定以三十家。發給牌照。夷酋咬翰屢次來文。謂該商等把持包攬。求為裁革。因內地定章未久若據該酋一面之詞遽予裁革。未免為其所輕不得不量加駁斥。惟查茶葉湖絲。俱無牌照。何獨於土桂皮一項辦理兩歧。致滋嘵瀆。密為訪查。始知該桂皮商名為三十家其實並無此數。不但夷人謂其壟斷。即平南居民。亦深苦其把持。通商首在便民。懷遠尤貴以德。特咨會關臣基溥。將牌照裁革。以順民欲而洽夷情。中外均頗欣感。現又據咬翰來詢進城一事。當即謹遵前奉

諭旨。反復開導曉以利害。開誠布公。使其得有轉圜之機。復恐該酋於來往文件。一時未能深曉。並言明如尚有不釋然之處。不妨俟公務稍暇。面為定議。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奏偵探香港夷情。外示懷柔內存防範等語。覽奏均悉。現在該夷裁餉。勢難兼顧。猶復駕駛兵船。張大其勢。難保非藉此要挾。或乞開煙禁。或因前定稅則。妄生異議。均未可知。該督現因夷酋請裁牌照。業經酌為裁革。均頗欣感。又以咬嚼來詢進城一節。仍遵前旨反覆開導。並恐該酋於文義未能深曉。告以不妨俟公務稍暇。面為定議。所辦均甚周妥。惟馭夷之道。間諜雖已常通。防範不容稍懈。總在察其虛實動靜。俾

夷情瞭如指掌。然後操縱得權。不致稍失機宜。該督惟當密加探訪。務期洞悉夷狀時有準備。庶防備易周。而辦理愈有把握矣。

徐廣縉又奏。再本年八月間。先准四川督臣琦善來咨嗣由江西撫臣傅繩勳。委員護解彿囒哂傳教夷人羅啓楨一名到粵。訊據供稱係彿囒哂昂茹地方人。夷姓楞務名沙樂。又名楞乃。道光十八年。來至澳門。傳行天主教。隨後由湖北到四川。意欲進藏。走至察木多被獲等供。覈與原奏大畧相同。查彿囒哂現有夷酋噠唉在粵。當即援照條約。備會該酋。將羅啓楨認領。旋據該酋收到照復。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欽奉

上諭。閩浙民情浮動。奸匪尤易滋擾廈門各口。人烟稠密。更易藏奸。該督撫等接奉此旨。即遴委幹員赴各商屯聚之所。暗加訪察。如查有狡黠之尤者。先即拏解。切不必與該夷計較。致令藉口生釁等因。欽此。伏查暎咭唎夷人。自在五口通商以後。遵奉條約。貿易經營。尚皆就我範圍。惟內地奸民。所在皆有。而閩省之福州廈門兩口。一則地處會垣。一則俗尚蠻野。民夷雜處。尤易藏奸。其間狡黠匪徒。往往暗肆謠諑。從中播

弄。始以夷人為漁利之資。繼即以夷人為護身之計。而夷
性犬羊罔知禮法。一經被獲。輒任譸張。非遇事生風。即藉
端要挾。節經臣等密委幹員。不時查訪。該匪徒等尚知斂
戢。迨道光二十七年。六品頂帶前任浙江寧紹台道鹿澤
長。奉
旨來閩。襄辦夷務。因該員深知各口地方。每有廣東民人。假冒通
事勾串夷人滋擾之事。若不豫為布置妥協。徑行查拏驅
逐。又恐該夷人等受其愚弄。枝節叢生。隨於接晤領事時。
相機籠絡。並以閩省民人。類多兇暴。在各夷異言異服。一
望而知內地官長。不難隨時保護。至各夷所用通事。語言

服色。均與內地民人無異。如不將各通事姓氏年貌。詳細開單交給存記。設有民人恃強欺侮。即恐無由辨認等語。一再要約。該領事感戴悅服。即開寫清單。交給收存。該員執有此單。即知會總局司道。督同閩侯二縣。密訪嚴拏。嗣據閩縣孔昭慈。訪獲假冒通事陳恭倫一名到案。因該犯患病沉重。不能取供。旋即報在監病故。又據署閩縣劉承軒稟獲陳建溎一名。究出該犯於二十六年三月間。臣等奏辦南臺民人。與英咭唎夷人互相爭毆案內。該犯亦在場隨同滋鬧。並經施放鳥槍。致傷民人。旋聞查拏緊急。潛回原籍廣東躲避。現又來閩假冒通事等情。正在飭縣嚴

究閒。欽奉前因。遂復恭錄

諭旨。密委該員鹿澤長及興泉永道恆昌督同福廈兩口委員一

體欽遵查辦去後。茲據鹿澤長會同省局司道。以該員奉

委後。遵即督同福口委員郭學坱沙文亮等。選帶縣差。不

動聲色。馳赴各商屯聚之所。暗加訪查。查有盧阿平鮑守

貴二名。均係假冒通事。當即先後拏獲。並起獲無照杉板

船一隻。發交閩縣連日研訊。據供或私買船隻。或開設小

店。各為夷人買辦食物。俟有夷船到時。即各出口販運鴉

片。轉賣獲利。詰其因何假冒通事。據稱伊等生長廣東。通

曉夷語。今來閩省販賣鴉片。人地均屬生疏。必須倚藉夷人

聲氣。方不致被人欺詐。且伊等平日得與夷人往來交通。設遇犯案。即可求為護庇等語。錄取大概供情。稟請嚴辦前來。臣等復查盧阿平假冒通事。既據供認係為犯案時囑託夷人庇護起見。若不豫令該夷領事。將所用通事開單交存。即難保該犯等不於獲案之日。慫弄夷人。出為包庇。今兩載之中。先後拏獲假冒通事。計已四名。而該夷領事緘口不言。始終未敢饒舌。是鹿澤長先事豫防。措置尚合機宜。至陳建滏等既欲藉夷人聲氣。影射漁利。其作奸犯法。恐非一時一事。據供僅止鳥槍傷人。及圖販鴉片未成。難保非狡詞避就。亟應徹底根究。以肅法紀而儆奸邪。

再福厦兩口夷情現俱安靜如常十一月初二日有嘆咭唎兵船一隻遵照條約由五虎門進口欲駛入省港查看貿易情形距至口內閩山汛地方碰礁沉溺雖極痛快人心竊恐附近居民乘危撈搶致該夷藉口臣等遂檄飭護閩安協副將蔡灝淳酌帶巡船就近前往查禁嗣有雙桅夷船同火輪船各一隻駛至沉船處所將兵船內礮位等物陸續撈運火輪船內並將兵船浮起於二十八日乘潮牽至港邊修理現已修竣不日當可出口查此次該夷兵船碰礁覆沉雖有損壞惟未將全船擊碎致醜類悉數淹沒猶屬憾事第夷情多疑受此虛驚自已視為畏途此後

兵船。當不敢輕行駛入。自蹈危機。堪以仰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拏獲假冒夷人通事各犯一摺。閩省民夷雜處。匪徒與夷人交通。假託通事。藉圖護庇。前經降旨令該督等嚴密訪拏漢奸。該督等豫令該夷領事。將所用通事。開單交存。以備稽覈。玆先後拏獲假冒通事四名。該夷等始終未敢饒舌。辦理尚為周妥。所有假冒通事之陳建滌盧阿平鮑守貴。著交該督等悉心研訊。徹底根究。從重懲辦。此外暗中勾串。不知凡幾。仍當隨時嚴密查拏。弭患未萌。是為至要。

二月。丙辰。兩廣總督徐廣縉奏。臣於正月二十三日。行抵虎

門。帶同督糧道柏貴。臣標中軍副將崑壽並委辦夷務在

籍候補郎中伍崇曜等。連日接見該酋。所請各條。如鴉片

開禁。照例納稅前定稅則。布置更張。長洲建造棧房。請地

方官勒令民人租地。及華人雇喚船裝貨。意欲驀越各關。

偷漏走私。逐層駁斥。該酋均一一聽從。惟進城一事。則曉

嘵不已。據稱福州江寧上海。皆准進城。前督臣耆英於二

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約定一過兩年。即為英國商民進

城之日。案牘具在。中外皆知。各外國現俱有人在此探聽。

儻不能如約。不但難見伊主。並無顏以對各國。如百姓不

欲其進城。情願助兵彈壓。當告以香港英兵不滿數千。省

中百姓。動輒數十萬。豈區區之兵。所能壓服。且既欲決裂。不必再議。刻即回省以待。繼則請官為出示曉諭軍民。告以衆怒難犯。亦非告示所能禁止。旋稱駕火輪船駛往天津。詢問京師大臣。告以廣東之事。總由廣東官辦理。京師大臣。亦難遙制。復以駕兵船駛往江蘇。詢問江甯上海。如何進城。微露阻運截漕之意。告以廣東進城。能行與否。與江蘇何涉。何得藉此挾制。反復辯論。舌敝唇焦。該酋見不受恐嚇。惟歎請代奏。徧貼謄黃。以踐前約。連日偵探。並面加體察。該夷必欲進城。非但為飾外觀。實欲藉此以震懼諸夷。意欲抽納各國稅餉。其各國均有人在此探聽一語。如

見肺肝。是以駁之愈力。持之愈堅。竊以該酋既鋌而走險。藉進城以圖利。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若止在廣東滋擾。尚可竭力捍禦。儻移舟江浙。則柔脆之民。勢難堪其蹂躪。且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恐沿海均難免風鶴之警。臣受恩深重。雖捐糜無所顧惜。惟值此經費支絀之時。再生枝節。上廑宵旰。為臣子者稍有天良。何敢出此。查廣東民情浮動。與𠸄夷結怨本深。所以前督臣耆英許其進城。雖以二年為期。而物議已覺沸騰。今則為期將屆。更難再向民人開導相應據實奏請

皇上指授機宜。得有遵循再行察看民夷動靜。斟酌行之一載以

來。往返文件當面辯論。實已智盡能索。若再由臣相機妥辦。則依從排解兩有所難。實在情形如此。並非敢稍存推諉也。總之進城一事。本係前督臣耆英與之定約甚堅。亦難怪其嘵瀆。臣控馭無方。致煩

聖慮跼天蹐地。寢饋難安。惟有籲懇

天恩。將臣交部嚴議。以重

朝廷而安百姓。

徐廣縉又奏。再查在籍候補郎中伍崇曜。為廣東最舊之商。向為眾商所推重。現屬其約齊眾商。會議暫停外洋各

國貿易。並將暎商藉進城為獲利之計。密向咪唎駐廣兩

酋微言挑動或者鷸蚌相持藉以牽制亦未可知至於內河外海各礮臺已面囑署提臣洪名香不動聲色嚴密防範矣。

徐廣縉又奏。再臣前赴虎門正在起行閒接准咪酋𠸄喊吐照會據稱現有兵船寄碇黃埔可否到其船上藉酬舊年秋閒犒勞飲食並可觀其軍容揣其意見特因現往虎門接見嘆酋伊與之兩不相下亦欲請臣赴船互相誇耀查該夷素稱恭順且所求者不過徒飾外觀自應如其所請藉示羈縻當於路過黃埔之便率同督糧道柏貴等登其兵船該酋放礮擺隊迎接肆筵設席殷殷款勸極為感

悅。毫無要求情事。已備牛隻茶葉等件犒賞夷兵。以昭撫

綏之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奏接見𠸄酋。面議情形一摺。並密陳設法牽制防範等語。覽奏均悉。𠸄夷自准予貿易以來。尚稱安帖。此次堅請入城。欲以誇耀諸夷。據該督馳奏各情。自應相機辦理。以免別生枝節。該督當告以前年定約進城之說。本係欽差大臣耆英與該酋德庇時面定。現在該督替代耆英。而該國亦更易文翰。原不必復申前說。第天朝撫馭外夷。總以信義相待。爾國既重提進城之說。該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暫令入城瞻仰。惟須告以廣東民情強悍。與福

州江甯上海。迥不相同。黃竹岐地方滋事情形。前車可鑒。該酋亦所深知。此次暫准入城。以踐前約。該酋既可以對衆國。無所藉口。天朝亦不致失信。但當堅明約束。經此次入城一遊之後。不得習以為常。任意出入。儻欲如福州等處故事。斷斷有所不可。民情向背。大吏必應決其從違。若將祇准暫入。不准常住實情。遍告紳民。出以至誠勸勉。諄紳民必無異說。省城內外。百姓衆多。該督妥為曉諭。可令安堵無虞。仍督飭文武大小官員。嚴密彈壓。毋滋事端。其該酋所帶夷人。即責成該酋約束嚴明。不得稍有滋擾。儻或不遵法度。稍犯衆怒。則數千之兵。安能敵數百萬粵民洶洶之衆。彼時我官吏不能違衆禁止。該夷毋生後

悔。至入城之約。所關匪細。不得草率從事。切宜事前事後。以及臨時情形。層層想到。平靜固屬意中。設使倉猝有變。如何撫戢。亦不可不熟慮深思。布置妥協。該督又片稱暫停各國貿易。並挑動咪咈兩夷酋作為牽制之法。尤宜慎重酌辦。若節外生枝。無益有損。後悔何及。所有水陸各路弁兵。內河外海礮臺。據奏業經不動聲色。嚴密防範。以存有備無患之意。該督諒能斟酌盡善。外順夷情。而內存國體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奏英酋堅請入城一摺。已密降諭旨。允其入城一遊。交徐廣縉妥為辦理矣。廣東民情強悍。與英夷積不相能。而該夷性類犬羊。舉動尤為叵測。所有外海內河

各廠臺。滿洲綠營各兵丁。著該撫及將軍副都統水陸各提督。督飭所屬將弁。及地方文武員弁。慎密嚴防。各將所轄兵民。加意撫戢。務要處處周帀。不令多事。並須互相鈐制。畛域不分。無致顧此失彼。設有疏虞。兵民或有滋擾。朕必將何人所轄之地。所司之事。查明致釁之由。嚴行懲治。斷不稍加寬貸。該撫及將軍等。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懔之。

己未。兩江總督李星沅奏。臣等接據蘇松太道麟桂提標右營參將侯攀鳳先後會稟。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探報咈𠯿哂國派有公使大臣陸英。帶同水師總兵舒嚾。總巡兵官格那。駕坐兵船一隻。駛進黃浦江。該道等率同廳縣。

赴船查問。據該公使稱。由該國派來查辦五口事件。詞意極爲恭順。並無要求情事。亦無夷兵水手登岸。當即以禮相待。嗣據報於本年正月十九日。起碇前赴甯波廈門福州廣東等處。查看通商貿易情形。該道等查照向例。送給食物。該夷等意甚欣感。即於十九日辰刻。乘潮出口。該夷等在滬兩旬。居民亦無驚擾。現在上海地方。華夷安輯。堪以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

三月。癸未。浙江巡撫吳文鎔奏。臣接據甯紹台道畢同甯

波府具稟。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有咈囒哂國公使喹喑帶
同領事敏體呢通事哥里哥士奇由上海乘船到甯。查辦
五口通商之事。次日即據喹喑等晉署謁見。詞貌均極恭
順。據稱甯波事務。現飭向在上海之敏體呢等兼辦。俟回
粵再請
欽差大臣咨照等語。該道府等查照向章。犒以羊酒等物。該公使
秖收兩色。現已於二月初一日。駛出甯口。寄碇定海洋面。
候風開駛。由閩回粵等情。惟敏體呢等是否長駐甯波。抑
須仍回上海。臣一面批飭該道府查詢明白禀報。一面飛
咨

欽差大臣。向咈囒哂在粵夷目確切查詢。咨覆辦理並咨閩浙督臣。福建撫臣。一體知照、

乙酉。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臣於本年正月間。接准閩浙督臣劉韻珂咨會。留住琉球國之咈夷咱哆嘛等。現已撤回。惟咦夷咱嗹哈及所帶眷口通事人等。尚未回國。咨請就近相機開導。迅速撤去等因。臣當於前赴虎門接晤咦酋吱噏。即以琉球國地瘠民貧。向不與外國通商。咱嗹哈等可毋須在彼久住。徒滋驚擾。面為開導。一面備文照會去後。隨據該酋吱噏覆稱。該國船隻。現不在琉球灣泊。所言住琉球兩年。斷無緣故。該船已離是島。殊屬定然。等語

是唊夷咱嚧吟等。自屬已離琉球。

硃批。知道了。

庚寅。兩廣總督徐廣縉奏。臣思進城一事。實屬萬不可行。
廣東民情剽悍。本與閩浙江蘇不同。二十一年。三元里百
姓。田廬被其蹂躪。婦女受其織污。民夷實有不解之仇。亦
與閩浙江蘇迥異。是以提及進城。無不立動公憤。羣思食
肉寢皮。縱以至誠勸說。斷難望其曲從。即如近日城廂保
衛壯丁已將及十萬人。名為禦匪。實則防夷。儻犯眾怒。誠
如
訓諭。數千之兵。豈能敵洶洶之眾。同出義憤。氣壯心堅。地方文武。

亦安能有千億化身。為之禁止耶。且夷性叵測。必欲進城其居心實有不可問者。前此偵探。謂欲震耀各夷。抽納稅餉。猶屬飾詞。近復明察暗訪。始知該夷聽信傳言。謂藩署存銀二十四大庫。進城後即可據為已有。豎立旗號廣東即為其所得。報知國王。希圖邀功冒賞。如此情形。豈一遊所可了事。竊以虛聲恫喝。乃夷人之慣技。其缺費裁餉。見之於新聞紙。曾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密陳在案。是其勢絀力窮。已屬强弩之末。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啟兵端。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衆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內外之交訌。

害重利輕。猶且不可。況明知有害無利。遽敢輕於一試乎。
至抽納稅餉之說。本不確實。是以挑動咪唎兩酋之計。並
未試行。而商人停貿。則實由各顧資本。萬衆同心。與地方
官毫無干涉。各夷亦不至有所藉口也。所有內河外海各
礮臺。已督飭將備嚴密巡防。數日之內。擬即照會該酋曉
以民為邦本。民既不從。
大皇帝亦不肯拂百姓以順遠人。且察其如何動靜。再行隨時奏
聞。總之臣受
恩深重。具有天良。深知事不可行。儻復首鼠兩端。貽誤重大。不惟捐
糜不能贖。抑且覆載所不容。臣再四籌思。凡屬事前事後。以

及臨時。均實有不能准外夷進城情形。不得不瀝誠密陳

廣東巡撫葉名琛廣州將軍穆特恩。副都統烏蘭泰托恩

東額奏。自正月二十七日。督臣徐廣縉由虎門回省後。告

知唊夷仍復妄冀入城。難保不滋生事端。務須同心協力。

固守疆圉。臣等當卽會商。省城最關緊要。礮臺尤須嚴防。

所有兵丁。存城則無論滿洲綠營。汛地則不拘水師陸路。

均須通盤籌畫。因地制宜。軍火器械。查點齊全。鑼鍋帳房。

修理完整。以備不虞。勿稍延緩。查軍標存城兵丁五千七

百九十八名。督標存城兵丁一千名。撫標存城兵丁一千

六百零七名。廣州協存城兵丁七百六十八名。共計城內

兵丁九千一百七十三名。內城外城共十六門。按門添兵把守。城牆周圍共有三千餘丈。分段添兵巡邏。所有各署倉庫監獄。以及火藥軍裝各庫。晝夜防範。勿致疏虞。如聞警報。必須出城策應。緩急足恃。無事即不准寸步擅離。有事更不得稍存觀望。並密囑署陸路提臣祥麟。選調兵丁一千名。聽候省中隨時調遣。以為准備接應之計。至於內河外海。共計三十六臺。按礮配兵。原設三千五十九名。內河各臺。向係撫標左營廣州協水師提標順德協等營管理。外海各臺。向係水師提標中營各營管理。前由督臣徐廣縉札調幹練將弁。前往會同妥為經理。並飛飭水師各

營。選調兵丁。添撥各臺隨時調遣。二月十九日。水師提臣
洪名香。因公來省。臣等均即面屬。督率將弁。申明紀律。務
須聲勢聯絡。號令森嚴。不可顧此失彼。並添雇壯勇。以為
各臺後路策應。臣等查暎夷本稱狡詐。舉動尤為叵測。若
不慎始要終。何以固藩籬而安衽席。所有各營將弁。以及
地方文武各員弁。自當慎密嚴防。所轄兵民。尤須加意撫
戢。斷不准急功好事。肇啟釁端。尤不敢稍涉疏虞。致干重
咎。
葉名琛又奏。竊查暎夷之欲入城。並非僅為偶飾觀瞻。藉
圖誇耀。其包藏禍心。實有不堪設想者。兩載以來。明知入

城一事。萬民不願。何以百計要求。原思使官與民強為逼勒之勢。致民與官頻起離畔之心。該夷從此收買人心。庶幾唾手可得。幸而廣東之士農工商。無不同仇共憤。切齒裂眥。是以該夷不敢與民為難。但思與官為難也。至於虛聲恫喝。是其慣技。幾於無事不以天津江蘇為詞。相率傳聞。幾成套語。夷性原屬狡詐。難保其不聲東擊西。肆意滋擾。但外強中乾。口雖大言不慚。實則力有不逮。近日英夷支絀情形。迥非昔比。且探聞各夷商。亦深知入城一節。必致變生倉猝。於貿易大有妨礙。甚不樂從。惟呅翰總因二十七年定約甚堅。嘵瀆不已。未肯遽爾轉圜。姑先為一時

進城之計。且豫有異日窺伺之心。若不力為阻止。令其覬破機關。則得隴望蜀。伊於胡底。日甚一日。噬臍何及。現在城廂內外。互相保衛。各出壯丁。已有十萬之衆。均皆良善。並非匪徒。本係各顧身家。非官所能操縱。而各匪徒專盼許其訂期進城。得以乘機煽惑。焚燒夷樓。刦搶洋貨。垂涎已久。蓄謀更深。儻或各路匪徒。同時並起。省城香港勢必同歸於盡。不獨有乖守土之義。更何得為柔遠之經。固知撫夷原為保民。亦惟安民乃可撫夷也。總之該夷入城一事。若果得失參半。不妨暫示姑容。再圖補救。無如有害無利。斷難隱忍坐視。墮其術中。臣竊以為外患固屬堪虞。內

變尤為可慮。措置稍有未協。一旦眾民解體。何以當此重

咨。臣渥荷

殊恩。忝膺重寄。若不披肝瀝膽。縷晰陳明則辜

恩昧良。莫此為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奏。熟籌進城一事。實屬萬不可行。

又據葉名琛穆特恩等奏。遵旨嚴防。並加意撫戢兵民各一摺。

又據葉名琛片奏。進城有害無利。斷難隱忍坐視等語。覽奏均

悉。𠹌夷進城之約。在當日本係一時羈縻。現在該酋堅執前約。

該督等前奏親赴虎門。面晤情形。但稱該酋狡執不已。若再峻拒。

勢將滋生事端。而於進城究竟可行與否。未能縷晰陳明。是以

朕前經降旨暫准入城一遊亦不過權宜之計期於少生枝節若知該督等此次所陳該夷必欲進城其居心實不可問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啟兵端層層奏明朕始悉其底蘊自應照該督等所議酌辦現在該省兵民互相保衛共有十萬之眾是眾志成城自當勖其同仇何可使之解體且據葉名琛穆特恩等奏稱內河外海現飭一律嚴防不致稍有疎虞著徐廣縉等即就現辦情形隨時體察外患固屬堪虞內變尤為可慮務當固結民心激揚士氣以安民為撫夷之本仍飭水陸各營處處防範萬不可稍有疏失方臻妥善惟兵貴精而不在多人數既眾未必人人有勇知方從前有牘釘礮眼私自送

信。走漏消息。鄉民及兵丁內。均難免此種叛徒。若一味信其甘言。恐臨時不免挫衂。至於看守礮臺之兵。尤當擇其有身家保結者。方可信任。前車之鑒。切宜留心。何待諄囑。其各省海口。應否密為知照。令其預防竄擾之處。並著該督等酌量妥辦。儻察看夷情尚順。無須知照。亦在該督等相機而行。總之該夷聞風畏懼。卑詞厚貌。不肯深入受創。其暗中含沙射人。固在意計之中即心內深恨不能遂願。外作好語。與粵之兵民。故作游移而另圖遠謀。為擾我腹心之地。其狡詐亦應加意體察。該督等同心敵愾。深堪嘉尚。操縱之法。朕絕不為遙制。儻使沿海各省皆能如此。足食足兵。朕無憂矣。

